自廿六至廿

大學講義

廿六

口 12
3084
6

門 口12
號 3084
卷 6

格物致知之要三 審治體

孟子見梁惠王王曰叟不遠千里而来亦將有以利吾國乎孟子對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王曰何以利吾國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士庶人曰何以利吾身上下交征利而國危矣萬乘之國弑其君者必千乘之家千乘之國弑其君者必百乘之家萬取千焉千取百焉不為不多矣苟為後義而先利不奪不饜未有仁而遺其親者也未有義而後其君者也王亦曰仁義而已矣何必曰利

臣按孟子初見惠王首以利國爲問蓋自春秋至于戰國先王之道不明人心陷溺惟知有利而已孟子將以攻其邪心故直告之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仁者本心全德義者當然之正理爲國者當躬行仁義於上而不可以利爲心若王欲自利其國則大夫亦欲利其家士庶人亦欲利其身上下爭相求利國安得不危蓋以仁義爲本是導民於理也以利爲尚是導民於欲也理明則尊卑上下之分定不然則凡有血氣者皆思自足其欲非盡攘上之所有不已也於是篡弑之

孽興其害有不勝計者吁可畏哉夫仁不遺親義不後君非強之使然也仁主於愛愛莫大於愛親義者宜也宜莫先於尊君舉世之人皆由仁義則無不愛其親尊其君三代盛時所以長治久安而無後患也爲國者舍是其將焉求故重言之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大學末章論天下之平曰國以義爲利而不以利爲利推言求利之弊至於螫害並至雖有善者亦末如之何前聖後賢所以回利欲之瀾而杜爭奪之隙者如出一口爲國者其審圖之

宋牼將之楚孟子遇於石丘曰先生將何之曰吾聞秦楚構兵我將見楚王說而罷之楚王不悅我將見秦王說而罷之二王我將有所遇焉曰軻也請無問其詳願聞其指說之將何如曰我將言其不利也曰先生之志則大矣先生之號則不可先生以利說秦楚之王秦楚之王悅於利以罷三軍之師是三軍之士樂罷而悅於利也為人臣者懷利以事其君為人子者懷利以事其父為人弟者懷利以事其兄是君臣父子兄弟終去仁義懷利以相接然而不亡者未之有也先生以仁義說秦楚之王秦楚之王悅於仁義以罷三軍之師是三軍之士樂罷而悅於仁義也為人臣者懷仁義以事其君為人子者懷仁義以事其父為人弟者懷仁義以事其兄是君臣父子兄弟去利懷仁義以相接也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何必曰利

臣按戰國交兵之禍烈矣宋牼一言而罷之豈非生民之福而仁人之所甚願者哉顧利端一開君臣父子兄弟將惟利是趨春秋弒君三十六大抵皆見利而動其禍又有甚於交兵者是以聖賢不得不嚴其防也

荀子義與利者人之所兩有也雖堯舜不能去民之欲利然而能使其欲利不克其好義也（克勝也）雖桀紂亦不能去民之好義然而能使其好義不勝其欲利也故義勝利者為治世利克義者為亂世上重義則義克利上重利則利克義故天子不言多少諸侯不言利害大夫不言得喪士不通財貨有國之君不息牛羊錯質之臣不息雞豚家卿不脩幣（家長也）大夫不為場園從士以上皆羞利而不與民爭業樂分施而恥積藏

臣按荀卿之論美矣然謂義之與利人所兩有則是未知人之本性也性之所有惟義而已自其物我角立然後利心生焉又謂堯舜不能去民之欲利桀紂不能去民之欲義夫桀紂不能去民之義心者以其秉彝之善雖暴君不能奪也若曰堯舜不能去民之利心則所謂黎民於變者果何事耶聖人之化所以與天地同流者正以使民遷善遠罪而不知也若民有利心而不能去則非所謂遷善而不知矣夫利者人心之蟊賊不可有也聖賢之教學者必使盡去此心而後可與為善其化民也必使盡革此心而後可與為治曾謂堯舜之民

而猶有利心邪卿以人性爲惡故其論若此臣不得以不辯

漢昭帝始元中詔有司問郡國所舉賢良文學民所疾苦文學對曰竊聞治人之道防淫泆之原廣道德之端抑末利而開仁義毋示以利然後教化可興而風俗可移也今郡國有鹽鉄酒榷均輸與民爭利散敦厚之樸成貪鄙之化是以百姓就本者寡趨末者衆願悉罷之御史大夫桑弘羊難以爲此國家大業所以制四夷安邊足用之本罷之不便文學曰有國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故天子不

言多少諸侯不言利害大夫不言得喪蓄仁義以懷之廣德行以懷之是以近者親附而遠者悅服仁政無敵於天下惡用賈利又曰國有沃野之饒而民不足於食者工商盛而本業荒也有山海之貨而民不足於財者不務民用而淫巧衆也高帝禁商不得仕宦所以遏貪鄙之俗也排困市井防閑利門而民猶爲非況上之得利乎傳曰諸侯好利則大夫鄙大夫鄙則庶人盜是開利孔爲民罪梯也又曰民人藏於家諸侯藏於國天子藏於海內又曰文帝之時無鹽鐵之利而民富今有之而百姓困且利非從天來不

由地出一取之民李梅多實者來年爲之衰新穀熟者舊穀爲之虧自天地不能以兩贏而況於人事乎故利於此必耗於彼商君峭法長利秦人不聊生相與哭孝公秦日以危又曰古者制地足以養民民足以承其上千乘之國百里之地公侯伯子男各充其求贍其欲桑蕘萬國之地有四海之富而意不贍非宇小而用菲欲多而下不堪其求也語曰庖有腐肉國有飢民廐有肥馬路有餓人今狗馬之養蟲獸之食無用之官不急之作無功而衣食縣官者衆是以上不足而下困乏也今不減其本而與百姓爭蕞亨

與商賈爭市利非所以明主德而相國家也丞相千秋曰先王之道軼久而難行非當世所及遂罷鹽鐵議

臣按漢武之世內興奢侈外事四夷於是聚斂之臣用鹽鐵均輸酒榷之法行言利者析秋豪而民不堪命矣昭帝初立霍光為政詔賢良文學之士問民所疾苦而對者首以抑末利興仁義為言而丞相弘羊拒於千秋正論竟不獲伸僅能罷酒榷一事而已然賢良文學之徒分別義利其言有可為後世法者故別其略著于篇云

唐太宗時治書侍御史權萬紀上書宣饒二州銀大發采之歲可得數百萬緡上曰朕貴爲天子所之者非財也但恨無嘉言可以利民耳與其多得數百萬緡何如得一賢才卿未嘗進一賢退一不肖而專言稅銀之利昔堯舜抵璧於山投珠於谷漢之桓靈乃聚錢爲私藏卿欲以桓靈待我耶是日黜萬紀使還家

臣按太宗可謂賤貨而貴德矣其曰得數百萬緡不如得一賢才此古今之名言也有天下者宜深體之

德宗在奉天於行宮廡下貯諸道貢獻之物榜曰琅琊林大盈庫陸贄上疏諫（贄時爲翰林學士）曰作法於凉其弊猶貪作法於貪弊將安救示人以義其患猶私示人以私患必難弭故聖人之立教也賤貨而尊禮遠利而尚廉天子不問有無諸侯不言多少懼賄之生人心而開禍端傷風教而亂邦家耳是以務鳩斂而厚帑櫝之積者匹夫之富也務散發而收兆庶之心者天子之富也何必降至尊而代有司之守辱萬乘以效匹夫之藏今之瓊林大盈古無其制傳諸耆舊創自開元貴臣貪權飾巧求媚乃言郡邑貢賦盡各區

分賦稅委之有司以給經用貢獻歸之天子以奉私求玄宗悅之新是二庫蕩心侈欲萌柢於茲迨乎失邦終以餌寇記曰貨悖而入者亦悖而出豈其明效歟今天衢尚梗師旅方興而諸道貢珍遽私別庫竊揣軍情或生獻望夫國家作事以公共爲心者人必樂而從之以私奉爲心者人必咈而叛之爲人上者當洒濯其心奉三無私以壹有衆人或不率於是用刑然則宣其利而禁其私天子所恃以理天下之具也捨此不務而壅利行私欲人無貪不可得已今岌二庫珍幣所歸不領度支是行私也不給經費非宅利也物情離怨不亦宜乎陛下誠能近想重圖之啓憂追戒平居之專欲嗇用取給不在過豐衣食所安必以分下凡在二庫貨賂盡令出賜有功坦然布懷與衆同欲是後納貢必歸有司如此則亂必靖賊必平是乃散小儲而成大儲捐小寶而固大寶也

臣按德宗專利自私非王者至公之體故陸贄爭焉今劉其畧以爲世戒

以上論利義重輕之別

格物致知之要四（察民情）

泰誓（周武王伐紂此以誓衆士）作古人有言曰撫我則后（后君也）虐我則讐（讐獨夫受洪惟作威乃汝世讐洪大也）

臣按武王舉古人之言以明民之常情如此也君民之分豈以虐我而遂讐之哉然君民之分不可恃而民之常情不可不察

康誥（武王封康叔於衛作此書告戒之）曰天畏棐忱（棐輔也忱誠也）民情大可見小人難保往盡乃心無康好逸豫乃其又民我聞曰怨不在大亦不在小惠不惠懋不懋（懋勉也）

臣按此武王勉康叔之辭康叔就封有君人之責故告之曰天命不常雖甚可畏然誠則輔之民情好惡大略可見而小民至爲難保然則小民曷爲難保邪曰萬事之得或以一事之失而召怨萬人之悅或以一夫之怨而生亂此其所以難保也然康叔往治其國豈有他哉盡汝之心無自安而好逸豫乃其所以父民也昔之人或以小失而致怨者故不在大亦或以大過而致怨者故不在小怨之來也非一端其弭怨也無他術惟順所不必順勉所不必勉於人情所忽者一不敢忽焉庶幾其無怨乎始以天與民並言而終獨歸之民者民心即天心也能保小民則能保天命矣

春秋傳穀梁氏曰財盡則怨力盡則懟

臣按此亦言民之常情故聖賢之君輕賦斂而不盡其財省徭役而不盡其力

齊宣王見孟子於雪宮王曰賢者亦有此樂乎孟子對曰有人不得則非其上矣不得而非其上者非也爲民上而不與民同樂者亦非也樂民之樂者民亦樂其樂憂民之憂者民亦憂其憂樂以天下憂以天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臣按爲民上者知有宮室之樂爲民者亦欲有居處之安因已之樂而圖民之憂是之謂與民同憂因民之憂而不敢恣已之樂是之謂與民同憂君之憂樂與民同而民不與君同其憂樂者鮮矣故爲人君者不以已之樂爲樂而以天下之樂爲樂不以已之憂爲憂而以天下之憂爲憂如此而天下不歸者未之有也

齊宣王問曰人皆謂我毀明堂毀諸已乎孟子對曰夫明堂者王者之堂也王欲行王政則勿毀之矣王曰王政可得聞與對曰昔者文王之治岐也耕者九一仕者世祿關市譏而不征澤梁無禁罪人不孥老而無妻曰鰥老而無夫曰寡老而無子曰獨幼而無父曰孤此四者天下之窮民而無告者文王發政施仁必先斯四者詩云哿矣富人哀此煢獨王曰善哉言乎曰王如善之則何爲不行王曰寡人有疾寡人好貨對曰昔者公劉好貨詩云乃積乃倉乃裹餱糧于橐于囊思戢用光弓矢斯張干戈戚揚爰方啓行故居者有積倉行者有裹糧也然後可以爰方啓行王如好貨與百姓同之於王何有王曰寡人有疾寡人好色對曰昔者大王好色愛厥妃詩云古公亶父

來朝走馬率西水滸至於岐下爰及姜女大王妃聿來胥宇胥皆也宇居也當是時內無怨女外無曠夫王如好色與百姓同之於王何有

臣按此亦前章之意文王發政施仁必先於鰥寡孤獨孟子以爲此四者天下之窮民而無告者故文王先焉以臣攷之不震無告不廢困窮自堯舜已然矣文王治岐之心即堯舜治天下之心也宣王知善孟子之言而自謂不能行者以有好貨好色之累而孟子則以公劉大王之事爲言以爲人君豈能不事儲峙之富惟能推此心使民亦有糧之積可也人君豈能無妃匹之奉惟能推此心使民亦有配偶之安可也夫公劉非好貨也不過居則有積倉行則有裹糧爾而當時之民居者行者亦皆有以自養而無飢餒之虞可見其與民同欲也大王非好色也不過同姜女以來胥宇爾而當時宮中無怨女民間無曠夫可見其與民同欲也公劉大王與民同欲如此王業安得而不興後世人主私四海之富鉅橋洛口儲粟山積而民無宿昔之糧侈六宮之奉燕姬趙女充盈館御而民多鰥孤之歎其專欲病民如此禍變安得而不作

惟仁聖之君享玉食而憂民之不飽於黍稷對嬉
御而念民之不足於室家推此之心行此之政其
庶矣乎

漢文帝時鼂錯以賢良對策曰三王臣主俱賢故合
謀相輔計安天下莫不本於人情人情莫不欲壽三
王生而不傷也人情莫不欲富三王厚而不困也人
情莫不欲安三王扶而不危也人情莫不欲逸三王
節其力而不盡也其爲法令也合於人情而後行之
其動衆使民也本於人情然後爲之取人以己內恕
及人情之所惡不以彊人情之所欲不以禁人是以
天下樂其政歸其德望之若父母從之如流水

臣按漢初去古未遠先秦舊聞猶有存者斯言者
非錯之言先民之遺言也夫人情之所欲順之則
安擾之則危故廣廷君臣相戒必曰罔咈百姓以
從已之欲錯之論大抵本此而其敷陳尤詳且盡
焉然總其要歸不過數端曰不窮兵不黷武所以
全其生也不急征不橫斂所以厚其財也不爲苛
擾之政所以安其居不興長久之役所以養其力
也本之以仁行之以恕三王之所謂本人情者如
是而已考觀漢文之治雖未盡合古而寬仁安靜

蓋庶幾焉豈錯之對有以發之邪武帝一切反之幾至危亂臣故於錯有取云

唐德宗在奉天朱泚反上陸贄上疏謂當今急務在於審察羣情羣情之所甚欲者陛下先行之羣情之所深惡者陛下先去之欲惡與天下同而天下不歸者未之有也又曰當遠欲以行已所難布誠以除人所病竊聞輿議頗究羣情四方則患於中外意乖百辟又患於君臣道隔郡國之志不達於朝廷朝廷之誠不升於軒陛上澤闕於下布下情壅於上聞實事不必知知事不必實上下否隔眞僞雜揉聚怨叢誚

騰謗籍籍欲無疑阻其可得乎臣謂宜因文武羣臣入參之日陛下特加延接親與叙言備論禍亂之由明示咎悔之意各使極言得失仍令一一面陳軍務之餘到即引對匹夫片善採録不遺是乃總天下之智以助聰明順天下之心以施教令則君臣同志何有不從遠邇歸心孰與爲亂疏奏上無施行贄又言曰立國之要在乎得衆得衆之要在乎見情故仲尼謂人情聖王之田言理道所由生也時之否泰事之損益萬化所繫必因人情上下交而泰不交而否自損者人益自益者人損情之得失豈容易哉故喻君

爲舟喻人爲水水能載舟亦能覆舟舟即君道水即人情舟順水之道乃浮違則沒君得人之情乃固失則危是以聖人之居人上也必以其心從天下之心而不敢以天下人從其欲德宗不能從

臣按德宗專已欲而咈天下之情是以致建中之亂陸贄懇懇言之猶弗見聽唐治自是日衰不明之君可與言哉

以上論生靈嚮背之由

詩采薇遣戍役也文王之時西有昆夷之患北有玁狁之難以天子之命命將帥天子也遣戍役以守衛中國故歌采薇以遣之其首章曰采薇采薇薇亦作止作生也曰歸曰歸歲亦莫止莫音暮也靡室靡家靡無也玁狁之故不遑啓居玁狁之故其次章曰采薇采薇薇亦柔止薇始生而柔也曰歸曰歸心亦憂止憂心烈烈載飢載渴我戍未定靡使歸聘三章曰采薇采薇薇亦剛止曰歸曰歸歲亦陽止十月王事靡盬不遑啓處憂心孔疚我行不來其末章曰昔我往矣楊柳依依今我來思雨雪霏霏行道遲遲載渴載飢我心傷悲莫知我哀

臣按此商之末造紂爲無道夷狄交侵文王時爲

西伯以天子之命遣戍役以衛中國非可已而弗已也而遣行之詩丁寧惻怛曰采薇采薇以薇爲遣戍之期也薇之剛戍者將歸歷時久而歸期緩也曰靡室靡家念戍者之離其配耦也曰不遑啓居念戍者之不得安其起居也曰憂心烈烈載飢載渴念戍者以歸期尚遠爲憂而又重之以飢渴也曰我戍未定靡使歸聘念戍者之行役未定無與歸問其家之安否也曰王事靡盬不遑啓處念戍者之勤勞王事不得安其居處也曰憂心孔疚我行不來念戍者之疾於死敵憂心雖甚疾病而此行無歸期也末章又言昔我之往楊柳依依春之中也今我之來雨雪霏霏冬之末也征行之久飢渴之害心傷悲而人莫我知凡此皆戍者之情鬱結于中不能以自慰者文王乃先其未發歌詠以勞苦之如其身之疾疚焉故范祖禹謂於采薇見先王以人道使人至於後世則牛羊而已矣豈不然哉出車勞還杕杜勤歸大抵放此不悉録云

東山周公東征也（征三監也）周公東征三年而歸勞歸士大夫美之故作是詩也一章言其完也二章言其慰

也三章言其室家之望女音汝也四章樂男女之得及時也君子之於人序其情而閔其勞所以說也說以使民民忘其死其唯東山乎我徂東山徂往也慆慆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濛雨貌我東曰歸我心慆慆言久也我來自東零雨其濛西悲制彼裳衣勿士行枚士事也行陳也枚如銜戰時所銜蜎蜎者蠋桑蟲烝在桑野烝發語聲敦彼獨宿敦獨處也亦在車下我徂東山慆慆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果贏之實果蓏括樓也亦施于宇施延也伊威在室伊威小虫蠨蛸在户蠨蛸小蜘蛛也町畽鹿場町畽畦隴也為麋鹿之場熠燿宵行熠燿螢火不可畏也伊可懷也我徂東山慆慆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鸛鳴于垤鸛水鳥將雨則鳴垤蟻冢也婦歎于室洒掃穹窒穹窒窊穴也我征聿至有敦瓜苦敦徒端切圓成之狀瓜苦苦瓜也烝在栗新謂延于栗木之上自我不見于今三年我徂東山慆慆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倉庚于飛熠燿其羽熠燿鮮明也之子于歸歸嫁也皇駁其馬馬之黃曰皇白曰駁親結其縭縭帨也九十其儀言多儀其新孔嘉新貌新其舊如之何

臣按此詩凡四章章首必曰我徂東山慆慆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蓋序其久戍思歸之情閔其歸塗陰雨之苦也我之在東未嘗不曰歸而未可以歸故其心念西悲今既歸矣裳衣之敝制而

新之願今以往勿復從事於行陳之間可也彼蜎蜎者蠋則在桑野而敦然獨宿者亦在車下此因道途所見而興士之獨處也次章言果蠃之施于宇伊威在室蠨蛸在戶町畽鹿場熠燿宵行蓋未歸之時遐想其室空無人荒涼岑寂而蔓生之實延焉小蟲綴焉野鹿游焉固非可畏之物不能不動其懷歸之情也三章言天之欲雨也鸛則鳴于垤婦則歎于室蓋以夫之在行遇雨念之而歎憂之至也洒掃熏鼠以我之征人行且遂至熠除以待望之切也顧見皆爪蟄于薪上因感其夫蟄蟄於外我之不見今三年矣觸物興懷無一念之不在也四章言倉庚于飛鮮明其羽此嫁娶之時也之子于歸其馬皇駁有文彩也母爲結縭送其行也九十其儀儀之多也新婚之喜固可嘉矣舊有室家者相見而喜又何如耶蓋男女居室人之至情故一章言其獨宿三章叙其久別而四章又以婚之新舊終焉序詩者曰君子之於人序其情而閔其勞所以說也可謂得詩之本指矣詩之言我皆周公述歸士之辭士之蘊於其心而不能言者周公盡發之於言遐想其時上下交孚歡欣感激

有不能自已者後世征戍頻繁民病于役則有爲詩以刺者曰父曰嗟予子行役夙夜無已毋曰嗟予季行役夙夜無寐曰王事靡盬不能藝穆烈父母何怙曰哀哀父母生我劬勞此以父子不相保而怨也曰角枕粲兮錦衾爛兮予美亡此誰與獨旦曰終朝采藍不能一襜五日爲期六日不詹此以夫婦不相保而怨也曰漸漸之石維其高矣山川悠遠維其勞矣曰匪兕匪虎率彼曠野哀我征夫朝夕不暇此將率戍役以勞苦而怨也與采薇東山之辭大抵同然采薇東山上序戍者之情也陟岵諸戍者或其家人自感其情也得失之相去顧不遠哉今之世兵農雖分而並邊之民往往或從征役或任轉輸饑渴疲勞之殃戚嗟愁苦之態往往有甚於古者自將帥守牧未聞有過而問之者況得上徹於

九重之邃乎臣今列之是編者欲

仁聖之君軫文王周公之念

廐宮庭之奥如親臨邊鄙之間恤民之憂如已之

憂則民亦將以

上之憂爲憂矣說以使民民忘其死其庶幾乎

七月陳王業也周公遭變故陳后稷先公風化之所
由致王業之艱難也七月流火（流下也火大火心星南方至七月之昏則下而西流）九月授衣（當流火之時為一之日感授衣之備也）一之日觱發（一之日十一月也觱發者風寒）二之日栗烈（二之日十二月也栗烈者氣寒）無衣無褐（褐毛布也）何以卒歲（卒終也）三之日于耜（三之日正月也于往也耜）四之日舉趾（四之日二月也趾足也謂舉足而耕）同我婦子饁彼南畝（饁饋也田畝也）田畯至喜（田畯大夫也）七月流火八月萑葦（萑葦為曲薄以預蓄以）
載陽（載始也陽温也）有鳴倉庚（黃鸝也）女執懿筐（懿筐深筐也）遵彼微行（遵循也微行墻下小徑）爰求柔桑（爰於也柔桑稚桑也）春日遲遲（遲緩也）采蘩祁祁（蘩白蒿也所以生多也）女心傷悲殆及公子同歸（女常悲春欲如貴公子之早嫁也）七月流火八月萑葦
蠶月條桑（條桑枝落之以取葉也）取彼斧斨以伐遠揚（斧斨所以伐遠枝之揚起者於此亦預備之）猗彼女桑（猗小而長條曰女桑）七月鳴鵙（伯勞也）
八月載績（緝麻之名）載玄載黃（以為公上之服）我朱孔陽（朱色光明也玄黃裳）為公子裳（以供公上）四月秀葽（草禾之早穫者）五月鳴蜩（蜩蟬也）八月其穫
一之日于貉（謂取狐狸皮也）取彼狐狸為公子裘（同上）二之日其同（同會聚也）載纘武功（纘繼也功事也）言私其豵獻豜于公（田獵所取也小豕曰豵大豕曰豜公之小獸私焉）
五月斯螽動股（斯螽蝗屬）六月莎雞振羽（莎雞如蝗）七月在野八月在宇（屋簷也）九月在戶十月蟋蟀入我牀下（自七月以

下皆言蟋蟀自野漸入以避寒穹窒熏鼠穹窮也窒塞也熏去其鼠塞向墐戶向北出牖墐塗也所以備寒嗟我婦子曰爲改歲入此室處改歲大寒將此以處六月食鬱及薁鬱棣屬薁蘡櫻薁豆也八月剝棗剝普卜反擊也十月穫稻稻謂晚收者爲此春酒以介眉壽自食麝以下皆言養老也七月食瓜八月斷壺瓠也九月叔苴叔拾也苴麻子采荼薪樗荼苦菜樗惡木食我農夫以上皆農之食九月築場圃築圃爲場在今猶然十月納禾稼黍稷重穋後熟曰重先熟曰穉禾麻菽麥嗟我農夫我稼既同既同言已聚也上入執宮功宮功公至之役晝爾于茅宵爾索綯晝取茅夜作索亟其乘屋亟急也乘升也其始播百穀以布穀在早修室廬二之日十二月鑿冰

沖沖沖沖鑿冰之意三之日正月納于凌陰冰室也四之日其蚤獻羔祭韭仲春獻羔開冰韭新出故薦之九月肅霜十月滌場滌掃也朋酒斯饗兩樽曰殺羔羊躋彼公堂公堂大君之堂稱彼兕觥兕角之觥萬壽無疆祝其君也

臣按周家以農事開國成王幼沖嗣位周公懼其未知稼穡之艱難也故作此詩使瞽矇歌之宮中此朱熹說庶幾成王知小民之依不敢荒寧蓋與無逸之作同一意也夫農者衣食之本一日無農則天地之所以養人者幾乎熄矣惟其闇生人之大命是以服天下之至勞今以此詩考之日月星辰之

運行昆蟲草木之變化凡咸乎耳目者皆有以觸其興作之思是其心無一念不在乎農也自于耜而耒趾自播穀而滌場所治非一器所業非一端私事方畢而公宮之役毋敢稽歲功方成而嗣歲之圖不敢後是一歲之間無一日不專乎農也惟夫與婦惟婦與子各共乃事各任乃役是一家之內無一人不力乎農也織薄於秋求桑於春躬蠶績之勞以為衣服之計者無所不至猶恐其未足也于豁爲裘又有以相之食鬱及薁享葵及菽借果蓏之羙以充耆老之養者無所不至猶恐其未足也穫稻為酒又有以介之當是時農之所耕者自有之田也而上之人又從而崇奬勸勵之故斯人亦以為生之樂而勤敏和悅之氣浹于上下不見其有勞苦愁歎之狀朋酒羔羊升堂稱壽君民相與歡酬忘其為尊卑貴賤之殊後世之農則異乎此矣已無田可耕而所耕者他人之田為有司者得無殃害之足矣豈復有崇奬勸勵之意故數米而炊併日而食者乃其常也田事既起丁夫之糧餉與牛之芻稾無所從給豫措收斂之入以為償貸之資糲飯藜羹猶不克飽敢望有鹽酪之味

繪畫農家疾苦
憤之令人惻然
居官事主當寫
一通置之座右

乎曉霜未釋忍飢扶犂凍皴不可忍則燎草火以
自温此始耕之苦也煴氣將炎晨興以出傴僂如
啄至夕乃休泥塗被體熱燥濕蒸百畝告青而形
容變化不可復識矣此立苗之苦也暑日如金田
水若沸耘耔是力根莠是除淫沙而指為之疥傴
僂而腰龜之折此耘苗之苦也迨黍顆而堅栗懼
人畜之傷殘縛草田中以為守舍數尺容膝僅足
蔽雨寒夜無眠風霜砭骨此守禾之苦也刈穫而
歸婦子咸喜春榆鏃腥競敏其事若可樂矣而一
飽之懽曾無旬月穀入主家之廩利歸賈販之人
則室又垂罄矣自此之外惟采薪于茅販鬻易粟
以苟活而已若夫桑麻種藝蠶績紝勞苦稍是
而敝衣故絮曾不得以卒歲豈不重可哀憐也哉
夫農夫紅女之艱勤富室知之者寡矣況士大夫
乎士大夫知之者寡矣況貴戚近屬乎貴戚近屬
知之者寡矣況六宮嬪御乎近世張栻入侍
經筵因講葛覃之詩言於
孝祖以爲周公之告成王見於詩有若七月見於
書有若無逸欲其知稼穡之難與小人之依帝王
所傳心法之要端在於此夫治常生於敬畏而亂

常起於驕肆使為國者每念乎農畝之勞則心不
存焉者寡矣何者其必嚴恭朝夕而不敢怠也其
必慷保小民而不敢康也其必思天下之飢寒若
已飢寒之也是心常存則驕肆何自而生豈非治
之所由興也與栻之論最為懇至臣愚不佞願
詔儒臣以今農夫紅女耕蠶勞勤之狀作為歌詩
退朝之暇使人日誦于前且繪畫成圖揭之宮掖
布之咸里庶幾
聖心惕然不忘小民之依而六宮嬪御外家近屬
亦知衣食所自來勉為勤儉之趨而不狃汰侈之
習戒諭守宰勤行勸相毋妄興徭役以奪其時毋
橫加賦斂以困其力老農之不能自養者籍之有
司大夏隆冬賦常平義廩之粟稍振贍之歲凶賑
卹先良農而後遊手以示
聖朝重本之意則民將爭趨南畝衣食足而孝悌
興矣惟
君牙周書篇名穆王命君牙為大司徒作此以誥
冬祁寒小民亦惟曰怨咨厥惟艱哉思其艱以圖其
易民乃寧
臣按夏而雨冬而寒時令之常也而小民惟曰怨咨

咨者非怨天之雨且寒也小民生之計無時弗艱而於斯時為尤艱此其所以怨咨也厥惟艱哉非深知民間真切利疚者不能言也為有司者當思其艱而為圖其易者民乃安矣穆王為周六葉天子生深宮之中而能惻念細民疾苦此孔子所以取於書也然方是時井地之法未壞有廬可居有田可食民之艱已若是而況今乎窮閭敗屋窮山曠野暑雨淋淫茅茨不足以自覆風雪凝沍楮絮不足以自温平居終歲勤動曾不得救其腹餒寒戰疫罔所營求則坐須窮餓而已歲雖大穰猶不免此一遭艱險則老弱轉乎溝壑疆者起為攻剽勢所必然民生之艱莫甚今日惟

聖明其深軫之

漢文帝十二年三月詔曰道民之路在於務本朕親率天下農十年于今而野不加辟（辟讀曰闢）歲一不登民有飢色是從事焉尚寡而吏不加務也吾詔書數下歲勸民種殖而功未興是吏奉吾詔不勤而勸民不明也且吾農民甚苦而吏莫之省將何以勸焉其賜農民今年租稅之半

臣按三代而後知農民之苦未有漢文若者詔令

之下勤勤懇懇然使無實惠以將之則詔令為空文矣惟其方春而豫賜今年之租寬細民之力此其所以為誠於憫農也

唐德宗貞元二年上畋於新店入民趙光奇家問百姓樂乎對曰不樂上曰今歲頗稔何為不樂對曰詔令不信前云兩稅之外悉無他徭而誅求者殆過於稅又云和糴而實強取之曾不識一錢始曰所糴粟麥納於道次今則遣致京西行營動數百里車推牛斃破產不能支愁苦如此何樂之有每有詔令優恤徒空文耳恐聖主深居九重皆未知之也上命復其

司馬光曰甚矣唐德宗之難寤也自古所患者人君之澤壅而不下達小人之情鬱而不上通故勤恤於上而民不懷愁怨於下而君不知至於離叛危亡凡以此也德宗幸以游獵得至民家值光奇敢言而知民疾苦固當按有司廢格詔書橫增賦斂盜匿公財之罪然後洗心易慮一新其政屏浮飾廢虛文謹號令篤誠信矜困窮伸寃滯則太平之業可致矣釋此不為乃復光奇之家夫以四海之廣兆民之衆安得人人自言於天子而尸尸復

其徭賦乎

臣按趙光奇之言雖唐世之弊政求之今日殆有甚焉常賦之誅求粟則展轉增入有輸一石而其費至三石者帛則沮却換易有輸一繒而其費逾三繒者和糴之強取有僅償其半直者有不給一錢者其他橫斂苛征色目如蝟又不與焉是以民雖遭值豐穰曾無伸眉之樂況艱儉乎貪官黠胥交為蒙蔽監司牧守不獲盡聞況朝廷乎民日以瘠吏日以肥而國家元氣日以朘剥長此不已將有瓦解土傾之憂惟

後唐明宗問宰相馮道今歲雖豐百姓贍足否道曰農家歲凶則死於流殍歲豐則傷於穀賤豐凶皆病者惟農家為然臣記進士聶夷中詩云二月賣新絲五月糶新穀醫得眼前瘡剜却心頭肉語雖鄙俚曲盡田家之情狀農於四民之中最為勤苦人主不可以不知也上說命左右録其詩常諷誦焉

臣按聶夷中之詩即臣前所謂豫指收斂之入以為稱貸之資是也新絲之出以五月而貸以二月新穀之登以八月而貸以五月此猶當時之俗也

若今則徃徃貸於半歲之前矣千錢之物僅得數百或不及其半焉富家鉅室乘時射利田夫蠶婦低首仰給否則亡以為耕桑之本迫繭浴於湯釜登於場而責逋者踵至解絲量穀亟以授之田顧其家索無所有矣償或未足則又轉息為本因本生息昔之千錢俄而無倍昔之數百俄而千錢於是一歲所貸至累載不能償已之所貸子孫不能償牒訟一投追吏奄至伐桑撤屋賣妻鬻子有不容惜者矣且人情所望者一稔而歲稔則督逋急峻竭其廬之入不容錙銖會而合留故昔人謂豐年

不如凶年其言似於過激然實農家之真利病也嗚呼民生之艱一至於此上之人忍何耽為當然而弗之恤哉唐明宗五季之君而儉約愛民所謂彼善於此者因馮道之對誦夷中之詩惻然若有所感然未聞當時有所施行則亦徒言而已爾故孟子曰雖有仁心仁聞而民不被其澤者不行先王之政也

仁聖之君可不念哉

周世宗留意農事常刻木為農夫蠶婦寘於殿庭

臣按世宗於五季為賢君故能念耕蠶之苦刻木

為人朝夕睹之以毋忘細民之艱其視沉溺於富貴之欲一念未嘗及田里者相去遠矣臣是以有取云

以上論田里咸休之實

孟子曰離婁之明公輸子之巧不以規矩不能成方圓師曠之聰不以六律不能正五音堯舜之道不以仁政不能平天下今有仁心仁聞而民不被其澤不可法於後世者不行先王之道也故曰徒善不足以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詩云

不愆不忘率由舊章

遵先王之法而過者未之有也

大學衍義卷第二十八

誠意正心之要一崇敬

堯典曰欽明文思安安又曰允恭克讓欽敬也文思者經緯天地之謂安安者從容不迫之謂允信也恭敬也克能也讓遜也

舜典曰溫恭允塞溫恭者和粹而恭敬也塞實也

禹貢曰祗台德先祗敬也台我也言敬我為天下先

不遲謂應期而生不後也聖敬日躋躋升也躋進也

詩商頌曰湯降不遲聖敬日躋

大雅曰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穆穆深遠之意於美也緝續也熙廣也止助辭

臣按堯舜禹湯文武皆天縱之聖而詩書之敘其德必以敬為首稱蓋敬者一心之主宰萬善之本源學者之所以學聖人之所以聖未有外乎此者

聖人之敬純亦不已即天也君子之敬自強不息由人而天也聖人之敬安而行之然成湯之日躋文王之緝熙雖非用力亦若未嘗不用其力者蓋日躋者進進不已之意緝熙者續續無窮之功此湯文之所以聖益聖人主而欲師帝王其可不用力於此乎

曲禮（禮記首篇名）曰毋不敬（毋者禁止之辭）儼若思（儼端莊貌人之坐思貌必儼）安定辭（辭言也）安民哉（纔然）

呂大臨曰毋不敬者正其心也儼若思者正其貌也安定辭者正其言也三者正則無所往而不正天下雖大取之脩身而無不足故曰安民哉

臣按曲禮一篇爲記禮之首而毋不敬一言爲曲禮之首蓋敬者禮之綱領也曰毋不敬者謂身心內外不可使有一毫之不敬也其容貌必端嚴而若思其言辭必安定而不遽以此臨民民其有不安者乎此章凡四言而脩脩身治國之道畧備其必聖賢之遺言與

表記（禮記篇名）君子莊敬日彊安肆日偷

臣按程頤之說以為常人之情纔檢束則日就規矩纔放肆則日就曠蕩學者猶爾況於人君處宮

閫之遂極貴富之奉儻非以莊敬自持凜然肅然
如對神明如臨師保其不流於放蕩者幾希彊與
偷主心志而言莊敬則志立而日彊安肆則志惰
而日偷彊則毅然以進德脩業自任視天下之善
無不可爲者雖天行之健亦思企及一或偷焉則
玩陰苟安惟知燕嬉虞樂而已趙武晉卿爾一有
偷心事功遂以不競況人君乎臣因推衍其說以
爲溺心安肆者之戒

子路問君子子曰脩己以敬曰如斯而已乎曰脩己
以安人曰如斯而已乎曰脩己以安百姓脩己以安
百姓堯舜其猶病諸

臣按孔子荅子路之問其言雖甚約其理則極至
而無餘蓋自堯舜以來世相傳授惟此一敬臣既
列之於前矣至若禹之征苗曰昏迷不恭侮慢自
賢啓之伐有扈曰威侮五行怠棄三正武王之數
紂曰狎侮五常荒怠弗敬謂已有天命謂敬不足
行夫堯舜禹湯文武天下之大聖也苗扈商辛天
下之大惡也而其所以爲大聖大惡之分者敬與
弗敬而已君子之爲君子其能外是乎子路未知
而復問故孔子再以安人安百姓者言之蓋脩已

非求於安百姓而百姓自安理之必然無可疑者
然此脩身極至之驗也故雖堯舜猶病其難曾謂
子路而易之乎異時子思作中庸亦曰君子篤恭
而天下平程頤推明之曰上一於恭敬則天地
自位萬物自育氣無不和而四靈畢至聰明叡知
皆由此出惟
聖明之主深體而力行之則天下幸甚

臣按自漢以來世之諸儒未有
以上論脩己之敬者惟程頤有曰主一之謂敬無適
深知敬之為義者惟程頤有曰主一之謂敬無適
之謂一又曰整齊嚴肅則心自一而朱熹又為之

箴曰正其衣冠尊其瞻視潛心以居對越上帝
容必重手容必恭擇地而蹈折旋蟻封出門如賓
承事如祭戰戰兢兢罔敢或易守口如瓶防意如
城洞洞屬屬罔敢或輕不東以西不南以北當事
而存靡它其適此四言釋無適之義不貳以二不參以三惟
心惟一萬變是監此一言釋主一之義從事於斯是曰持敬動
靜弗違表裏交正此箴之綱領須臾有間私欲萬端
不火而熱不氷而寒毫釐有差天壤異處三綱既
淪九疇亦斁九疇謂洪範九疇也斁敗也嗚呼小子念哉敬哉
墨卿司戒敢告靈臺敬之為義至是無復餘蘊有

志於聖學者宜熟復之

舜典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在察也璿珠也七政日月五星）

臣按璣衡正天文之器今渾天儀是也舜方歷試之時納于大麓（納入也大麓大山林麓也）而烈風雷雨弗迷矣（不迷錯也）使之主祭百神享之矣逮茲即位猶懼已之未當天心焉察璿璣以揆日月五星之運其循軌耶是天之與我也其失度耶是天之警我也正如人子之事親候伺顏色惟恐一毫少咈於親心此大舜事天之敬也

皐陶謨天敘有典勅我五典五惇哉（敘次也勅正也惇厚也）

秩有禮自我五禮有庸哉（秩品秩也庸常也）同寅協恭和衷哉（寅敬也協合也衷心也）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哉政事懋哉懋哉（懋勉也）天聰明自我民聰明天明畏自我民明威達于上下（上謂天下謂民）敬哉有土

臣按帝王居天之位其所職無非天之事者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之典其別有五天之所叙也待我而厚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之禮其別亦有五天之所秩也自我而不失其常其可不敬乎寅與恭皆敬也君臣一心恪奉天職是謂之和衷有德者天之所命也五服之章則在我有罪者天

之所討也五刑之用則在我其可不敬乎大而命討之政小而命討之事勉之又勉是亦敬也天之聰明在民天之明威在民民之所在即天心也天人一理通達無間有民社者其可不敬乎此皐陶之告舜者如此隆古君臣之間講論政治無一事不本於天無一事不主於敬眞後王所當法與

伊尹作大甲曰先王顧諟天之明命（先王謂湯也顧諟常目在之誤也）以承上下神祇社稷宗廟罔不祗肅（祇敬也肅亦敬也）天監厥德用集大命撫綏萬方

臣按此太甲不惠于阿衡之時也（惠順也阿衡伊尹之號）故伊尹作書以勗之所以敬天者告之夫天之明命至可畏也常人視之邈乎幽顯之隔聖人視之昭然心目之間故常常瞻顧而不敢斯須間斷惟恐已之所為少弗天意則明命去之推此一心於天神地祇社稷宗廟無不祗肅天視成湯之德如此故大命集焉俾任撫安萬方之責湯惟敬天天亦眷湯曰顧曰監可見天人之交至近而非遠也嗚呼為人主者奈何不敬

伊尹申誥于王曰嗚呼惟天無親克敬惟親民罔常懷懷于有仁鬼神無常享享于克誠天位艱哉德惟

治否則亂與治同道罔不興與亂同事罔不亡終始慎厥與惟明明后先王惟時懋敬厥德克配上帝(配合也)今王嗣有令緒尚監茲哉(監視也)

臣按此太甲悔過思庸之後也伊尹猶恐其持守之未篤則儆之以三言使知天道之無私親惟敬則親民心之無常懷惟仁則懷鬼神之無常享惟誠則享而終之以敬德之一言蓋敬則仁不敬則私欲賊之而不仁矣敬則誠不敬則私欲雜之而不誠矣曰誠曰仁何所用力惟敬而已夫有德則必治與治同道則必與成湯之敬德至與天合太甲其可不與之同道耶能與湯合則亦與天合矣

斯言也豈獨為太甲謀萬世人主皆當取法

伊尹作咸有一德曰嗚呼天難諶(諶信也)命靡常常厥德保厥位厥德靡常九有以亡(僭差也)惟天降災祥在德

臣按此伊尹將告歸之時也太甲處仁遷義伊尹之責塞矣猶慮其德之未一故以斯言儆之曰天難諶者謂今日而善則福之明日而淫則禍之難必信也曰命靡常者有德則歸于我無德則去而之人無定在也吉與祥為類德之吉則祥應之凶

與災爲類德之凶則災從之天雖難信然常厥德
者必保厥位乃所以爲可信也命雖靡常然有吉
德者必降祥乃所以爲有常也

召誥成王命召公相宅因作誥嗚呼皇天上帝改厥元子茲大邦殷之命紂殷王長子元長也惟王受命無疆惟休休美也亦無疆惟恤恤憂也嗚呼曷其奈何弗敬又曰天亦哀于四方民其眷命用懋王其疾敬德疾速也又曰王敬作所不可不敬德所居處也我不可不監于有夏監視也亦不可不監于有殷我不敢知曰有夏服天命惟有歷年我不敢知曰不其延惟不敬厥德乃早墜厥命又曰嗚呼若生子罔不在厥初生自貽哲命哲智也今天其命哲命吉凶命歷年知今我初服宅新邑肆惟王其疾敬德王其德之用祈天永命祈求也永長也又曰上下勤恤其曰我受天命丕若有夏歷年式勿替有殷歷年替廢也欲王以小民受天永命

臣按召公一誥丁寧反復老臣事少主惓惓之心也始則謂皇天上帝改厥元子大邦殷之命蓋紂元子也殷大邦也其命若未易改而天遽改之豈

不可畏也哉次言今王受命雖有無窮之美亦有無窮之憂蓋以天命之靡常而去留之難必此其爲可憂也既又舉夏商言之謂其既服受天命矣其歷年之永不永我皆不敢知所可知者惟不敬厥德迺早墜厥命此則灼然不誣者也既又以生子喻之凡人之生子其明智其壽考皆定於初講學則明愛身則壽今王受命之始亦猶子之初生況肇卜新大邑而居之是又一初也天之命以哲命以吉凶命以歷年皆自今日始其可不謹乎既又曰王惟德之用祈天永命夫天命至公不可以求而得也今曰祈天永命何哉蓋一於用德乃不祈之祈也然天命至重必君臣同德然後可保故曰上下勤恤恤即所謂無疆之恤也上下一心勤而憂之則夏商之歷年庶乎其可冀矣末則欲王以小民受天永命在天於小民乎何與蓋天無心以民爲心者也一篇之中言敬者凡七八曰嗚呼曷其奈何不敬曰王敬作所曰不可不敬德曰王其疾敬德言之諄望之切臣故曰此老臣惓惓之心也異時成王饗百年之壽而周家卜世過於夏商然後知召公之言眞有補於周室

文王大雅篇名文王受命作周也其一章曰文王在上於昭于天周雖舊邦其命維新有周不顯不顯也帝命不時不時也文王陟降陟升也降下也在帝左右又曰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假哉天命假大也有商孫子商之孫子其麗不億麗數也十萬為億上帝既命侯于周服侯服于周天命靡常又曰無念爾祖無念也聿修厥德聿述也永言配命配合也自求多福又曰殷之未喪師師衆也克配上帝宜鑒于殷駿命不易駿大也又曰命之不易無遏爾躬遏止也宣昭義問有虞殷自天虞度也上天之載載事也無聲無臭儀刑文王儀法也刑法也萬邦作孚孚信也

臣按此詩周公所作幸文王之事以戒成王也首章言文王在上其德之昭明上徹于天與之為一周之有邦自后稷公劉以來綿歷千載可謂舊矣惟文王與天同德故天錫以維新之命焉有周不顯蓋言其甚顯也帝命不時蓋言其甚時也詩人之辭類如此德既顯矣命既時矣然文王一陟一降常若在上帝之左右而未嘗少間此所謂之德之純也四章言穆穆文王緝熙其敬純亦不已故大命集焉夫以商之孫子其數不止於億然天命既歸於周商之孫子亦皆侯服于周固嘗臣商

矣今乃反臣於周可見天命之靡常也故五章之首申言之又呼王之盖臣而告之曰得無念爾祖文王之德乎盖臣者忠誠篤至之臣周公言之欲其申戒于王也六章又言欲念文王惟在述脩其德而已能脩德則可以長配天命而福禄自來矣孟子曰禍福無不自已求之者商自求禍周自求福天何容心其間哉方有商未失衆之時盖嘗克配上帝矣今其子孫乃至於是宜以為監而自省焉則知天命之難保矣末章又謂命之難保毋使僅及爾躬而止周至成王再世爾周公已憂其命之不延而欲成王布昭善問而廢商之所以失天命者蓋博詢衆言然後知商之所以亡知商之所以亡則知周之所以興矣讀毋遏爾躬之一語至今猶使人凜然震懼況周公親言之而成王親聽之乎亦猶堯之告舜曰天禄永終也以後世言之必且謂此不祥之語而古者君臣更相告戒不諱危亡如此斯其所以不危亡也篇將終乃斷之曰凡欲配命者當法天然天無聲臭可求惟法文王則合乎天而萬邦所以信服也文王之詩七章蓋周公親筆後之王者欲保天命所宜列之屏幛書之

簡牘晝讀而夜思之則將若上帝之實臨其上雖欲斯須之自放有不可得惟

聖明其深念之

大明文王有明德故天復去聲命武王也明明在下赫赫在上天難忱斯忱信也不易惟王天位殷適紂殷之正嫡俾不挾四方挾謂挾而有之其二章曰維此文王小心翼翼翼恭順貌昭事上帝聿懷多福懷來也厥德不回回違也以受方國其末章曰上帝臨女無貳爾心

臣按明明在下指君德而言赫赫在下指天命而言君有明明之德則天有赫赫之命矣觀赫赫在上之言則其威明可畏魯不違咫尺之間此天之所以爲難忱而爲君之所以不易也以商紂言之所居之尊則天位所傳之正則殷適一旦失道雖欲挾四方而有之有所不能此與召誥皇天改厥元子之命同意皆所以深警成王也既言商紂之失又言文王之得謂其小心恭順以昭事上帝遂能懷來百福由其德不違於天故天使膺受四方之國此又所以深勉成王也上帝臨女無貳爾心此言武王以諸侯伐紂衆寡不侔所恃者上帝之臨而已汝者武王自謂也商紂無道天命討之其

可以彊弱貳其心乎此二言也雖爲伐商而發然玩其辭則若上帝實臨其上人主而能時時誦味則非心邪念自當潛弭於冥冥之中矣豈小補哉

敬之（周頌篇名）群臣進戒嗣王也（嗣王成王）敬之敬之天維顯思（顯明也思語辭）命不易哉無曰高高在上陟降厥士（士與事同）日監在茲

臣按成王即政之初群臣進戒首以敬天爲言蓋帝王所當尊者莫如天所當從事者莫如敬故重言以求其聽夫天道甚明不可欺也天命惟艱不易保也昧者徒曰高高在上不與人接而不知人君一升一降於事爲之間天之監視未嘗一日不在此也豈可忽哉當時群臣之學以格心爲主故其言純粹如此人主宜深味之

我將祀文王於明堂也伊嗟文王既右享之我其夙夜畏天之威于時保之

臣按此即孝經所謂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者也此頌作於成康之時古人謂受福曰嗟夫既受福於文王而享吾之祭矣然豈敢自滿哉必也夙興夜寐亹亹忡忡畏天之威於是以保其天命爾後世人主一行郊祀明堂之禮類哆然有矜大

之心如漢武諸詔是也其視我將之頌可愧多矣

板亦大雅篇名凡伯刺厲王也厲王周無道之君凡伯其臣也其卒章曰敬天之怒無敢戲豫敬天之渝無敢馳驅馳驅渝變也昊天曰明及爾出王爾指王而言出王出入往來也昊天曰旦旦亦及明也爾游衍衍猶逸也

臣按迅雷烈風之屬天之怒也日食星變之類天之渝也人君為天所子其事天如事親然親之容色少有不懌人子當痛自咎責敢有輕忽傲慢之意邪天之變異有少失常人君當深自戒懼敢為戲豫馳驅之失耶易之洊雷震曰君子以恐懼修省孔子於迅雷風烈必變而記禮者亦曰若有疾雷迅風甚雨必變雖夜必興衣服冠而坐古之人主於日食星變之類必減膳撤樂或責己求言凡皆所以示敬也然天道昭明凡人君出入往來之頃優游暇逸之時天之監臨無乎不在又不待變異失常然後當知警也吁此文王在帝左右之事而凡伯廼以刺厲王古之忠臣不敢謂君不能類如此惜厲王之終不悟也

以上論事天之敬

誠意正心之要 崇敬畏

帝曰來禹降水儆予 洚亦作降 洪水也

臣按孟子曰水逆行謂之洚水其災雖起堯時至舜攝位害猶未息故舜自謂此天之所以儆我也聖帝明王之畏天省已類如此其後成湯憂旱亦以六事自責曰政不節與民失職與何以不雨至此極也宮室營與女謁盛與何以不雨至此極也苞苴行與讒夫昌與何以不雨至此極也夫以成湯之聖安得有此而反躬自責若是其至湯之心

即舜之心也至漢武帝時公孫弘對策乃曰堯遭洪水使禹治之未聞禹之有水也若湯之旱則桀之餘烈也夫舜以水自儆而弘歸之於堯湯以旱自責而弘歸之於桀姦諛之情所以惑誤其君使傲忽天戒者凡皆若此不可以不察

伊陟相太戊（太戊商中宗也伊陟尹之子）亳有祥（亳國都也祥異也）桑穀共生於朝伊陟贊于巫咸作咸乂四篇

臣按咸乂四篇今亡而史記敘之曰帝太戊立伊陟爲相桑穀生于朝一暮大拱太戊懼問伊陟伊陟曰臣聞妖不勝德帝之政其有闕與帝其修德

太戊從之而祥桑枯死夫太戊遇災而聽忠言修闕政亟以銷復故周公稱之曰昔在殷王中宗嚴恭寅畏天命自度謂其能盡敬畏之誠而以天命律已也可謂知中宗之心矣

高宗祭成湯有飛雉升鼎耳而雊（雊鳴也）祖己（賢臣）曰惟先格王正厥事乃訓于王曰惟天監下民典厥義（典常也義理也）降年有永有不永（永長也永未也）非天夭民民中絕命民有不若德不聽罪天既孚命正厥德（孚信也）乃曰其如台（台我也）嗚呼王司敬民（司主也）罔非天胤（罔無也胤嗣也）典祀無豐于昵（豐厚也昵親也）

先儒蘇軾曰高宗肜祭之日野雉鳴於鼎耳此爲
神告以宗廟祭祀之失審矣故祖已謂當先格王
心之非蓋武丁不專修人事數祭以媚神而祭又
豐於親廟敬父薄祖此失之大者故祖已先格而
正之夫天之監人有常理而降年有永有不永者
非天夫人或中道自絶於天也人有不順德不
服罪者天未即誅絶而以孽祥爲符信以正其德
人乃曰是孽祥其如我何則天必誅絶之矣今王
專主於敬民而已數祭無益夫先王莫非天嗣者
常祀而豐于昵其可乎或者謂天災不可以象類
求夫書曰越有鳴雉足矣而又記其鳴於耳非以
耳爲祥乎人君於天下無所畏惟天可以儆之今
曰天災不可以象類求我自視無過則已矣爲國
之害莫大於此

臣按軾所謂以象類求者謂洪範五行之說也鳴
不於它而於鼎耳蓋鼎者祭祀之器耳主聽聽不
聰則災孽生焉漢儒之論災異大抵若此成帝時
博士行大射禮有飛雉集于庭登堂而雊又集太
常宗正丞相御史車騎府又集未央宮承明殿御
史大夫王音進言天地之氣以類相應譴告人主

甚微而著雉者聽察先聞雷聲故經載高宗雊雉之異以明轉禍爲福之驗今以博士行禮之日大衆聚會飛集於庭歷階登堂歷三公之府典宗廟骨肉之官然後入宮其宿留告曉人具備雖人道相戒何以過是後帝使詔音曰聞捕得雉毛羽頗摧折類拘執者得無人爲之音復對曰陛下安得此亡國之語不知誰主爲佞諂之計誣亂聖德如此陛下即位十五年繼嗣不立日日車駕而出失行流聞海內傳之甚於京師皇天數見災異欲人變更尚不能感動陛下臣子何望宜謀於賢哲克已復禮以求天意則繼嗣尚可立災異尚可銷也漢去三代未遠一雉之異而君臣相儆如此故附著焉

雲漢仍叔美宣王也仍叔周大夫遇災而懼側身脩行欲銷去之百姓見憂故作是詩也其一章曰倬彼雲漢昭回于天倬明大也雲漢天河昭光也回轉也王曰於乎何辜今之人天降喪亂饑饉薦臻薦重也臻至也靡神不舉靡愛斯牲圭璧既卒卒盡也寧莫我聽其二章曰旱既太甚蘊隆蟲蟲蟲蟲熾盛也不殄禋祀殄絶也自郊徂宮郊祀天也徂往也宮廟也上下奠瘞上祭天下祭地奠其禮瘞其物靡神不宗宗謂尊事之后

稷不克（克能也）上帝不臨（臨也）耗斁下土（斁敗也）寧丁我躬三章曰旱既太甚則不可推（不可推知）兢兢業業（兢兢恐也）如霆如雷周餘黎民靡有孑遺（孑獨立貌）四章曰旱既太甚則不可沮赫赫炎炎云我無所大命近止（大命民死生之命）靡瞻靡顧（言無顧視之者）群公先正則不我助（謂百辟卿士之從）冬祀者父母先祖胡寧忍予五章曰旱既太甚滌滌山川（山枯川竭如洗滌地）旱魃為虐（魃旱神）如惔如焚（惔燎之也）我心憚暑（憚畏也）憂心如熏羣公先正則不我聞昊天上帝寧俾我遯

臣按此詩蓋宣王憂旱責躬之詞其首曰雲漢爛然未有兆今之民何罪而數罹饑饉之厄乎神之能為雨者無不禱矣牲牷不敢愛圭璧不敢惜而神不我聽何也二章則言旱已太甚暑威燻然自郊至廟所以享祭者無不至矣莫親於后稷而不能拯莫尊於上帝而不見臨與其耗敗下土民不如無生受其害寧使我躬當之三章又言致旱之由不可推知兢兢畏危懼殆如雷霆之在上周自厲王板蕩之餘民之僅存者無幾今又重之以旱將無復有子遺者矣四章則言旱甚而不可止我將無所自容民之大命死亡無日莫有顧視之者羣公先正

之與祀者曾不我助而父母以及先祖亦何忍使
予至此乎五章言旱之已甚雖山川亦爲槁竭使
我心如焚灼羣公先正不我聽聞天既譴寧使我
遯而去位以謝罪於天不可使民被其毒五章而
下大畧申復前意詳味其辭敬天憂民之心側身
脩行之實至今猶可想見此其所以爲中興之治
與

正月正音政大夫刺幽王也其首章曰正月繁霜正月夏之四月多也繁我心憂傷民之訛言訛僞也亦孔之將將大也念我獨兮憂心京京京大也哀我小心瘋憂以痒瘋憂病也痒憂也

臣按正月純陽用事爲正陽之月天地長養之時
而多霜焉其異大矣而民言爭爲訛僞其異又大
於繁霜也曰訛言者何以是爲非以非爲是以忠
爲佞以佞爲忠此所謂訛言也訛言興則君子小
人易位而邪正混淆所以致繁霜之災也在位之
君子爲之憂爲之病而王莫知焉其致禍敗也宜
哉

十月之交大夫刺幽王也其一章曰十月之交十月夏正之月朔月辛卯日有食之亦孔之醜醜惡也彼月而微

此日而微今此下民亦孔之哀二章曰日月告凶不用其行四國無政不用其良彼月而食則維其常此日而食于何不臧臧善也三章曰爗爗震電爗爗電光貌震雷也不寧不令寧安也令善也百川沸騰山冢崒崩冢頂也崒崔嵬之狀高岸爲谷深谷爲陵哀今之人胡憯莫懲憯慘也皇父卿士皇父字也番維司徒番氏也家伯冢宰伯字也仲允膳夫仲字也棸子內史棸氏也蹶維趣馬蹶氏也楀維師氏楀氏也以卿士下皆監名豔妻煽方處豔妻又謂褒姒也煽熾也處居也六章曰黽勉從事不敢告勞無罪無辜讒口囂囂下民之孽匪降自天噂沓背憎職競由人

臣按四月繁霜幽王不知戒也於是十月之朝日有食之考諸先儒之論以爲日月之食雖有常度然王者脩德行政用賢去姦能使陽盛足以勝陰陰衰不能侵陽則日月之行雖或當食而不食焉若國無政不用善臣子背君父妾婦乘其夫小人陵君子夷狄侵中國則陰盛陽微當食必食雖曰行有常度而實爲非常之變矣正陽之月日有食之古之深忌也十月純陰而食詩人亦刺之者蓋純陽而食陽弱之甚純陰而食陰壯之甚故均於爲異焉亦孔之醜言其甚可醜也月有虧微理之

正也日小虧微豈不甚可哀乎原日月之告凶不用其行者以四國無政不用其良故也月食陽勝陰也日食陰勝陽也陽尊陰卑陰亢陽而不勝乃其常也陰勝陽而揜之可以爲常乎曰于何不臧言何由而有此不善之證也雷發聲于春收聲于秋今旣十月矣而雷電交作山傾川涌陵谷改易高深易位此爲何景而幽王曾莫之懲刺王而曰今之人者不欲斥言也前云不用其良謂善人失職也善人失職由小人之用事也小人用事于外者由婦人主之於中也故至此歷叙其人焉卿士

司徒而下皆王朝貴近之官而皇父之屬分據其位所以然者有褒姒爲之地也女子小人內外交締此災異所以併至也善人君子遭值此時黽勉從事未常敢以勞苦自言而無罪無辜橫罹讒毀以此知山摧川沸之變非天爲之實嘑咨背憎之人爲之也蓋上天仁愛非有意於降災乃人自取之耳可不戒哉

齊有彗星（彗星除舊布新之象）齊侯使禳之（景公也）晏子（晏嬰也）曰無益也祗取誣焉天道不諂不貳其命若之何禳之且天之有彗也以除穢也（彗之狀如帚故曰除穢）君無穢德又

何禳焉若德之穢禳之何損公說乃止

臣按晏子於是知天道矣古之應天者惟有敬德而已禱禳非所恃也後世神怊之說興以爲災異可以禳而去於是人主不復有畏天之心此爲害之大者也

宋景公時熒惑守心熒惑火星也心東方宿也心宋之分野也景公憂之司星子韋曰可移於相公曰相吾之股肱曰可移於民公曰民吾所以爲君者待民而活民困吾誰爲君子韋曰天高聽卑君有君人之言三熒惑宜有動於是候之果徙三度

臣按易曰言行君子所以動天地也京公三言退善而決星爲徙三度天人相應其捷如此可不畏哉

漢董仲舒告武帝曰天人相與之際甚可畏也國家將有失道之敗天延先出災害以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異以警懼之尚不知變而傷敗乃至以此見天心之仁愛人君而欲止其亂也自非大無道之世天盡欲扶持而全安之事在彊勉而已仲舒又言人之所爲其美惡之極乃與天地流通而往來相應

元帝時日食地震匡衡上疏曰天人之際精祲有以相盪善惡有以相推事作於下者象動於上陰陽之理各應其感陰變則靜者動（謂地食也）水旱之災隨類而至（謂地震也）陽蔽則明者晦（謂日食也）

哀帝元壽元年日有蝕之孔光對曰臣聞師曰天右與王者故災異數見以譴告之欲其改更若不畏懼有以塞除而輕忽簡誣則凶罰加焉其至可必詩曰敬之敬之天維顯思命不易哉又曰畏天之威于時保之昔謂不懼者凶懼之則吉也書曰天棐諶辭言有誠道天輔之也明承順天道在於崇德博施加精致誠孳孳而已俗之祈禳小數終無益於應天較然甚明無可疑惑當是年息夫躬建言災異數見恐必有非常之變可遣大將軍行邊兵救武備斬一郡守以立威應變上然之以問丞相王嘉嘉對曰動民以行不以言應天以實不以文下民細微猶不可詐況於上天神明而可欺哉天之見異所以救戒人君欲令覺悟反正推誠行善民心說而天意解矣謀動干戈設爲權變非應天之道也

臣按漢儒之言天者衆矣惟仲舒最爲精粹其曰人之所爲善惡之極與天地流通往來相應者尤

古今之格言也臣衡以下其言亦足以警世主故
剔其略著于篇云

以七論遇災之敬

五子之歌夏書篇名詳見後其一曰皇祖有訓皇祖大禹也民可
近不可下民惟邦本本固邦寧予視天下愚夫愚婦
一能勝予一人三失怨豈在明不見是圖予臨兆民
懔乎若朽索之馭六馬爲人上者奈何不敬

臣按君之與民以分言之則若霄壤之不侔以情
言之則若身體之相資故可親而近之不可卑而
遠之也國之有民猶木之有根根搖則木扳民離
則國危匹夫匹婦若無所知然離而聽之則愚冷
而聽之則聖故大禹自謂天下之愚夫愚婦有能
勝我者蓋衆多之智慮雖聖人有不能加焉敢以
已之聖爲可恃而民之愚爲可忽乎三失謂失之
衆也一失猶不可況至於三凡民情之怨忿其端
甚微其極至於不可禦圖於未形則易扶於已著
則難六馬者駕車之馬而六轡所以馭之車賴馬
馬賴轡猶君之賴民也朽索馭馬必危非道臨民
必離故大禹之心常懔乎其不自保也然則爲人
上者奈何不敬後世之君以一人而肆於民上者

視大禹之訓宜知戒矣

召誥召公作以告成王　嗚呼有王雖小元子哉其丕能誠于小民今休丕大也誠和也休美也　王不敢後用顧畏于民嵒嵒險也

臣按成王幼冲在位召公元老恐其未知民之可畏也則歎息而言王之年雖小而任則重若能大和于小民則善矣蓋小民雖甚微而至爲可畏王其毋或敢後用顧畏于民之嵒險可也夫民若何其險邪曰朽索馭馬前聖言之水能覆舟後賢喻之天下之險孰逾乎此召公此篇言畏天必及民是畏民當如畏天也周公作康誥亦曰迪畏天顯小民多士曰罔顧于天顯民祗周召之啓告其君者如出一口人主其可不深念哉

孟子曰民爲貴社稷次之君爲輕

臣按君者神人之主君爲貴社稷次之而民又次之乃其常也而孟子顧反言之何哉戰國之時視民如草芥不知廢興存亡皆此焉出故其言若此使知民之貴甚於社稷其敢以君之貴而嫚其民乎

以上論臨民之敬

堯典乃命羲和（羲氏和氏掌天地四時之官）欽若昊天（欽敬也若順也元氣廣大謂之昊天）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人時謂四時農功之時）

臣按奉天時以興農功事之至重故命羲和敬以授民敬之見於經者始此其分命曰寅賓出日曰寅餞納日蓋於日之出入必敬候之也至於咨鯀咨十二牧咨四嶽咨羲和咨羲叔咨和叔咨舜咨禹咨垂咨益咨伯夷咨夔咨龍咨皐陶咨伯益咨汝二十二人咨十二人咨四嶽咨十二牧咨汝羲暨和咨羲仲咨和仲

有厭倦之心而嚴於自保常恐燕安怠惰之私萌於中邪僻嫚易之氣設於體也斯其所以爲純亦不已。

抑之五章曰視爾友君子輯柔爾顏輯和也不遐有愆遐遠也相在爾室相視也尚不媿于屋漏屋漏者室之西北隅也無曰不顯莫予云覯覯見也云語辭神之格思格至也不可度思度也則矧可射思射音亦厭也

臣按此衛武公自警之詩也人之常情祇敬於羣居者易褻畏於獨處者難況人君之尊臨朝廷之上接對士大夫儼如朋友則和柔顏色防遠過失雖庸君猶或知勉至於宮庭屋漏之中蝞蛸蠖濩之地無法家拂士之在側有近習褻御之旁環而能凜然自持不媿屋漏者雖明主猶或難之故武公自謂毋曰此非顯明之地而莫予見也當知鬼神之妙無物不體其至於是有不可得而度者況可有厭斁之意乎子思作中庸推明其說曰微之顯誠之不可揜也嗚呼武公其聖賢之徒與中庸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慎其獨也

臣按朱熹之說道者日用事物當然之理皆性之德而具於心無物不有無時不然所以不可須更離也若其可離則爲外物而非道矣是以君子之心常存敬畏雖不見聞亦不敢忽所以存天理之本然而不使離於須臾之頃也隱暗處也微細事也獨者人所不知而己所獨知之地也幽暗之中細微之事跡雖未形而幾則已動人雖不知而己獨知之則是天下之事無有著見明顯而過於此者是以君子既常戒懼而於此尤不敢忽焉所以遏人欲於將萌而不使滋長於隱微之中以至離道之遠也臣觀自昔諸儒之釋此章者皆以戒謹恐懼與謹獨云者通爲一事至熹乃析而二之蓋以爲不睹不聞者我之所不睹不聞也其義不容不二又以見平常之時要切之處無所不用其謹則天理存而人欲泯是乃所謂致中和之功也

聖明之主熟玩而深體之則天地位萬物育其源實自此出可不勉哉

詩曰小雅正月之篇潛雖伏矣亦孔之昭孔甚也昭明也省不疚疚病也無惡於志猶言無愧於心君子所不可及者其

惟人之所不見乎詩曰抑篇相在爾室尚不愧于屋漏故君子不動而敬不言而信

臣按此亦前章謹獨之意故作詩以明雖潛深隱伏之地而其昭著章灼有不可揜者故君子內省不疚而無愧於心蓋人心至靈毫髮之微少有自欺必有不能慊音愜於中者此所謂疚也此所謂惡也惟夫處幽如顯視獨如衆反之於己無所疚惡焉此君子之所以大過人而人之所不能及也又引詩謂處室之時當無媿於屋漏故君子靜而常敬嘿而常信不待動作語言而後見也存養之功至此非盛德其孰能之乎

樂記君子曰禮樂不可斯須去身致樂以治心則易直子諒之心油然生矣易平易直正直子愛諒信也油然新生好貌易直子諒之心生則樂樂則安安則久久則天天則神天則不言而信神則不怒而威致樂以治心者也致禮以治躬則莊敬莊敬則嚴威中心斯須不和不樂而鄙詐之心入之矣外貌斯須不莊不敬而易嫚之心入之矣

臣按古之君子以禮樂爲治身心之本故斯須不可去之致者極其至之謂也樂之音和平中正故

致此以治心則易直子諒油然而生自不能已生則樂善端之萌自然悅豫也樂則安樂之然後安也安則久安之然後能久也久則天渾然天成無所作爲也天則神變化無方不可度思也天雖何言人自信之以其不忒也神雖不怒人自畏之以其不測也生樂久安猶孟子所謂善信美大也至於天且神則大而化之矣禮以恭儉退遜爲本而有節文度數之詳故致此以治身則自然莊敬莊敬則自然嚴威夫禮樂一也然以禮治身至于嚴威而止不若樂之治心能至于天且神何也蓋天者自然之謂治身而至于嚴威則亦自然矣其效未嘗不同也但樂之於人能變化其氣質消融其查滓故禮以順之於外而樂以和之於中此表裏交養之功而養於中者實爲之主故聖門之教立之以禮而成則以樂記禮者推明其效亦若是其至也於是又言身心無主則邪慝易乘中心斯須而不和樂則鄙詐入之外貌斯須而不莊敬則嫚易入之善惡之相爲消長如水火然此盛則彼衰也鄙詐易嫚皆非本有而謂之心者和樂不存則鄙詐入而爲之主莊敬不立則易嫚入而爲之主

夫既爲主於內非心而何猶江泥非水也撓之是亦水矣此禮樂之所以不可斯須去身也

君子奸聲亂色不留聰明淫樂慝禮委巷俚俗之禮不接心術惰嫚邪僻之氣不設於身體使耳目鼻口心知音智百體皆由順正以行其義

臣按君子之所以自養者無它內外交致其功而已故奸聲亂色不留聰明者所以養其內也淫樂慝禮不接心術者所以養其外也淫樂則內亦正矣內無淫慝之惑則外亦正矣惰嫚之氣自內出者也邪僻之氣自外入者也二者能不設於身體耳目口鼻四肢百體內而心知皆由順正以行其義自養之功畢矣斯謂也

人人之所當知而於人主爲尤切惟

聖明留意焉則顏子四勿之功可以庶幾也

孟子曰牛山之木嘗美矣以其郊於大國也斧斤伐之可以爲美乎是其日夜之所息息生長也雨露之所潤非無萌蘖之生焉牛羊又從而牧之是以若彼濯濯也濯濯灪然之貌人見其濯濯也以爲未嘗有材焉此豈山之性也哉雖存乎人者豈無仁義之心哉其所以放其良心者亦猶斧斤之於木也旦旦而伐之可以爲

美乎是其日夜之所息平旦之氣其好惡與人相近也者幾希則其旦晝之所爲有梏亡之矣梏之反覆（反覆猶展轉也）則其夜氣不足以存夜氣不足以存則其違禽獸不遠矣人見其禽獸也以其未嘗有材焉是豈人之情也哉故曰苟得其養無物不長苟失其養無物不消孔子曰操則存舍則亡出入無時莫知其鄉惟心之謂與

朱熹曰牛山齊之東南山其木固嘗美矣以伐之者衆故失其美然氣化流行未嘗間斷日夜之間必有所生長非無萌蘖也而牛羊又從而牧之是以至於濯濯也良心者本然之善心即所謂仁義之心也平旦之氣謂未與物接之時清明之氣也好惡與人相近言得人心之所同然也人之良心雖已放失然其日夜之間亦必有所生長故平旦未與物接其氣清明之際良心必猶有發見者但其發見至微而旦晝所爲之不善又已隨而梏亡之如山木既伐猶有萌蘖而牛羊又牧之也晝之所爲既有以害其夜之所息夜之所息又不能勝其晝之所爲是以展轉相害至於夜氣之生日以寖薄而不足以存其仁義之良心則平旦之氣亦

不能清而好惡遂與人遠矣又曰孟子言心操之則在此舍之則失去其出入無定時亦無定處如此孟子引之以明心之神明不測得失之易而保守之難不可頃刻失其養學者當無時而不用力使神清氣定常如平旦之時則此心常存無適而非仁義矣程子曰心豈有出入亦以操舍而言耳操之之道敬以直內而已又曰人理義之心未嘗無唯持守之即在爾若於旦晝之間不至梏亡則夜氣愈清夜氣清則平旦未與接物之時湛然虛明氣象自可見矣孟子發此夜氣之說於學者極有力宜熟玩而深省之也

臣按孟子之言以旦晝爲主而朱熹推衍其義謂當無時而不用力則旦也晝也夜也皆兢業自持之時其功益精密矣臣不佞又嘗推衍朱熹之說爲夜氣之箴有曰盍觀夫冬之爲氣乎木歸其根蟄坯其封凝然寂然不見兆朕而造化發育之妙實胚胎乎其中蓋闔者闢之基（自冬至以後爲闢自夏至以後爲闔）正者元之本（元於時爲春正於時爲冬）而艮所以爲物之始終（艮東北之卦）夫一晝一夜者三百六旬之積故冬爲四時之夜而夜乃一日之冬天壤之間羣物俱閒窈

乎如未判之鴻濛維人之身嚮晦宴息亦當以造物而爲宗必齋其心必肅其躬不敢弛然自放於牀第之上使慢易非僻得以賊吾之秉彝終日乾乾靡容一息之間斷而昏冥易忽之際尤當致戒謹之功蓋安其身所以爲朝聽晝訪之地而夜氣深厚則仁義之心亦浩乎其不窮本既立矣而又致察於事物周旋之頃敬義夾持動靜交養則人欲無隙之可入天理皦乎其昭融臣謂物欲之害夜爲最甚故其說以夜爲本若異於孟子朱熹者然亦未嘗不互相發也愚者一得惟

聖明擇焉

孟子曰仁人心也義人路也舍其路而弗由放其心而不知求哀哉人有雞犬放則知求之有放心而不知求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

臣按仁者心之德也而孟子直以爲人心者蓋人此心即有此仁心而不仁則非人矣孔門之言仁多矣皆指其用功處而言此則徑舉全體使人知心即仁仁即心而不可以二視之也義者人所當行之路跬步而不由乎此則陷於邪僻之徑矣世之人乃有舍其路而弗由放其心而不知求者正

猶病風喪心之人猖狂妄行而不知反也豈不可哀也哉雞犬至輕也放則知求之人心至重也放而不知求借至輕而喻至重所以使人知警也然則人心之放何也欲汨之則放利誘之則放心既放則其行必差故孟子始以人心人路並言而終之知求能求放心則中有主而行獨諄諄於放心之不失故曰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自天子以至庶人其道皆然而人君以一心而受衆攻尤易以放然則其可以不知求乎求之匪它以敬自持而一念不敢肆而已心本非外縱之則放

求之則存猶反覆手也心存則仁存仁存則動無非理即所謂由義路也聖學之要孰先乎此

孟子曰無或乎王之不智也或與惑同雖有天下易生之物也一日暴之十日寒之未有能生者也吾見亦罕矣吾退而寒之者至矣吾如有萌焉何哉萌謂蘖今夫弈之爲數小數也弈圍棊也不專心致志則不得也弈秋通國之善弈者也秋名弈者使弈秋誨二人弈其一人專心致志惟弈秋之爲聽一人雖聽之一心以爲有鴻鵠將至思援弓繳而射之繳以繩繫箭而射也雖與之俱學弗若之矣爲是其智弗若與曰非然也

臣按孟子之告齊王也可謂至矣蓋人主之心養之以理義則明蔽之以物欲則昏猶草木然煙之以陽則生寒之以陰則悴正人賢士進見之時常少理義灌溉之益其能幾何退而以邪說進者至矣猶煙之日寡而寒之日多雖有萌芽旋復摧折其如之何哉又以弈比之奕雖小技非專心致志則不能精故其一以專壹而得之其一雜以它念而失之非誨者有勤惰學者有工拙由一與不一而已故程頤爲講官嘗言於上曰人主一日之間接賢士大夫之時多親宦官宮妾之時少則可以

涵養氣質薰陶德性嗚呼人主欲以理義養其心必如順之言而後可

孟子曰養心莫善於寡欲其爲人也多欲雖有存焉者寡矣其爲人也寡欲雖有不存焉者寡矣

呂大臨曰欲者感物而動也治心之道莫善於少欲少欲則耳目之官不蔽於物而心常寧矣心常寧則定而不亂明而不暗道之所由生德之所自成也不存者梏亡之謂也寡欲之人則無梏亡之患矣其爲人也多欲則好動而無節妄作而失善端所由喪而天理虧焉故雖有存焉者寡矣

朱熹曰欲如耳　口鼻四肢之欲雖人所不能無然多而不節未有不失其本心者程子曰所欲不必沉溺只有所向便是欲

臣按養心謂涵育其心也存謂不失其本心也多欲則戕伐其心矣烏乎養以欲戕伐則喪失其心矣烏乎存昔漢武帝謂羣臣曰吾欲云云汲黯曰陛下內多欲而外施仁義柰何欲效唐虞之治乎夫堯舜無欲者也武帝好聲色好征伐好刑名好財利好神仙多欲者也多欲則邪念紛紜本心流蕩而欲效堯舜而施仁義得乎周敦頤曰聖可學乎曰可有要乎曰一爲要一者無欲也無欲則靜虛動直靜虛則明明則通動直則公公則溥明通公溥庶矣乎然則有志於學聖人者必由寡欲充之以至於無欲而後可若夫多欲而不知所以克之方將與漢武同科而欲遠軼堯舜非臣之所敢知也惟

聖主致思焉

以上論操存省察之功

誠意正心之要二 崇敬畏

大學曰湯之盤銘（盤沐浴之盤也銘者名其器以自警之辭）曰苟日新（苟誠也）日日新又日新

朱熹說已見大學或問

踐阼篇（大戴禮篇名）武王踐阼三日受冊書於太公（武王自謂也）惕若戒懼而為（武王自謂也）成書於席之四端（云云全文見第三卷）為銘曰（周代商）安樂必敬無行可悔一反一側亦不可不志毀盟不遠視爾所代（周代商）

臣按安樂則易怠怠則必有悔故孟子曰生於憂

患而死於安樂當寢而安逸欲易作一反一側敬不可忘遊戲自絶視彼殷周銘席四端爲心之防

鑑銘曰見爾前慮爾後

臣按鑑雖甚明見面而不見背猶吾一心有所明亦有所蔽患常伏於照察所不及過常生於意慮所不周故雖聖人懍乎隱憂

盤銘曰與其溺於人也寧溺於淵溺於淵猶可游溺於人不可拯也

臣按盥沐之盤朝夕自潔因而爲銘與湯一轍溺於淵者猶可浮游而出檢人溺淵因水生戒蓋溺於人情每忽於窮微而禍亂常生於隱伏銘之於盤朝夕見之以敬以戒保於未危

杖銘曰於乎危（於岳烏一本作惡音同）於忽（於如字忽慤怒也）於乎相忘於富貴

夫壬人所以陷溺其君者千智百態使吾沉迷於旨酒厚味顛倒於艷色淫聲方恬安而莫覺倏禍敗之遄與斯其爲患詎止於溺淵而已乎

盥銘曰毋曰胡殘（殘害也）其禍將然毋曰胡害其禍將大毋曰胡傷其禍將長

臣按斯銘凡三反復蓋人情每忽於窮微而禍亂常生於隱伏銘之於盥朝夕見之以敬以戒保於

臣按大易所謂懲忿窒欲遷善改過者有危身之憂縱欲者有失道之辱杖之爲物于以自扶操之則安全有賴舍之則顛踣可羞富貴奢淫易忘兢畏於杖爲銘是或此義

牖銘曰隨天之時以地之財敬祀皇天敬以先時

臣按天實生時地實生財而君用之敢昧自來祀以報本亦必先時睢物是貴敬以將之齋明盛服對越上帝於牖爲銘朝夕是戒

劒銘曰帶之以爲服動必行德行德則興倍德則崩

倍與背同崩頹壞也

臣按劒之爲服以示威武然德寔威本威迺德輔惟德是行無思不服一於用威祇取顛覆頷頷獨夫所寶者劒終以自燔千古之鑑

矛銘曰造矛造矛少間弗忍少間謂須臾也終身之羞余一人所聞以戒後世子孫

臣按兵者凶器聖人所重苟非拯民其忍輕用一矛之造謹之戒之況於兵端一啓伏尸百萬流血千里戕生靈之命傷天地之和者皆斯須不忍實爲之寧王以此戒其子孫萬世人主可違斯言銘凡十有四今摘其詞義易知者如右

禮運禮記篇名三公在朝三老在廟卽三公之致仕者王前巫而後史卜筮瞽侑卜筮掌卜筮之官瞽無目者誦詩以侑也王中心無爲也以守至正

臣按古之所以衆建忠賢森列左右者皆以正人君之心也在朝則有三公焉所謂道之教訓傳之德義保其身體者也在廟則有三老焉所謂憲德乞言者也巫掌祀以鬼神之事告王史掌書以三皇五帝之事告王掌卜筮者以吉凶諫王瞽朦之叟以歌詩諫王蓋人之身前左右前後挾而維之以引以翼有孝有德雖欲斯須自放得乎故王中心它無所爲惟守至正而已後世人主所親者褻御近習所說者淫聲美色狐媚蠱惑者千態萬貌雖欲無邪其思得乎此君德之所以不如古也

古之君子必佩玉右徵角左宮羽宮商角徵羽五聲也佩在右者其音中微角在左者其音中宮羽趨以采齊路門外之樂節也門外謂之趨齊音茨采齊即今楚茨之詩行以肆夏登降之樂節也肆夏即今時遵之詩周旋中矩折旋曲行也宜方周旋反行也宜圓折旋中矩進則揖之退則揚之然後王鸞鳴也謂小仰佩見於前揚之謂小俛佩見於後鸞和鈴聲和皆鈴聲君子在車則聞鸞和之聲鸞和鈴聲行則鳴佩玉是以非辟之心無自入也

臣按古之君子於所以養其心者無不至也佩玉中宮社之音步趨有詩樂之節行必中規矩在車則聞鸞和進退俯仰之間出入動靜之際莫不節之以禮和之以樂故於是時防邪僻而導中正其為功也易後世一切無之而所以熒惑斁喪者則不可勝數故於是時防邪僻而導中正其為力也難夫惟知其難而益勉持敬之功庶乎非僻無自而入不然非臣之所敢知也

國語衛武公年數九十有五矣猶箴儆於國曰自卿以下至于師長士（卿者執政之官師長官師之長士謂上中下士苟在朝者無謂我耄而舍我必恭恪於朝夕以交戒我聞一二之言必誦志而納之以訓道我（謂聞人之言必誦志猶記也）在輿有旅賁之規（輿車也旅賁虎賁也）位宁有官師之典（宁者人君之位倚几有誦訓之諫（倚几閒居之時訓主誦書之官）居寢有暬御之箴（居寢燕息之時暬御謂近習也）臨事有瞽史之道（瞽史知天道者）宴居有師工之誦（師工樂官）史不失書（史掌書史者）瞽不失誦（瞽謂瞽以訓御之於是乎作懿戒以自儆已懿戒即今抑詩也）及其沒也謂之厥聖武公

臣按衛武公之所以約救其身者可謂至矣自卿以下無一人不使任箴規之職自在輿以下無一

處不欲聞箴規之言猶且作抑詩使人誦之不離其側如是而意不誠心不正者未之有也惟能如此故生有令名歿有美謚後之人主尚其法諸

孔子觀於魯廟有欹器焉孔子曰吾聞古之欹器虛則欹中則正滿則覆顧謂弟子挹水而注之中而正滿而覆虛則欹孔子喟然歎曰吁惡有滿而不覆者哉子路曰敢問持滿有道乎孔子曰聰明聖知守之以愚功被天下守之以讓勇力振世守之以怯富有四海守之以謙此所謂損之又損之之道也

臣按欹器古之遺法自三皇五帝有之所謂宥坐之器也天下之理至于中而止故列聖相傳以中爲大法而制器亦象焉虛而欹不及也滿而覆過也過與不及均爲非中惟中則正矣斯器日陳于前是亦几杖有銘之意也孔子因之以陳持滿之戒使人知挹損之道富哉言乎

孔子觀周入后稷之廟右階之前有金人焉三緘其口而銘其背曰古之愼言人也戒之哉無多言無多事多言多敗多事多害安樂必誡無所行悔勿謂何傷其禍將長勿謂何害其禍將大勿謂不聞神將伺人焰焰弗滅炎炎若何消消不壅終爲江河綿綿不

絕。或成網羅。毫末不扎。將尋斧柯。誠能慎之。福之根也。口是何傷。禍之門也。強梁者不得其死。好勝者必遇其敵。盜憎主人。民怨其上。君子知天下之不可不上也。故下之知衆人之不可先也。故後之。江海雖左長於百川。以其卑也。天道無親。常與善人。戒之哉。戒孔子既讀斯文也。顧謂弟子曰。小子志之。此言實而中情。而信詩云。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行身如此。豈口過患哉。言無口過之可憂也

臣按斯文大略與武王諸銘相出入。必古之遺言也。孔子因是而發。臨深履薄之言。人主誠能誦之於口。志之於心。而書之宥坐以自警。亦進德之一助云。

唐穆宗問開元治道最盛。何致而然。宰相崔植對曰。玄宗即位。得姚崇宋璟。此二人晝夜孜孜。納君爲道。璟嘗手寫尚書無逸爲圖以獻。勸帝出入觀省。以自戒其後朽暗。乃代以山水圖。稍怠于勤。左右不復箴規。姦臣日用事。以至于敗。今願陛下以爲元龜。則天下幸甚。

臣按無逸一書。万世之著龜也。宋璟手寫爲圖以獻。可謂有志於正君矣。今

借圖極論公之愛君如此

經筵所在。每設此圖。庶幾開元故事。而必玩而繹之。如姬公之在前。宋璟之在後。惕然自省。不敢暇逸。然後此圖能為進德之助。不然則視山水之繪。其與幾何。惟

聖明其深念之。

以上論規警箴誡之助。臣聞程頤有言。古之人耳之於樂。目之於禮。左右起居盤盂几杖。有銘有戒。動息皆有所養。今皆廢此。獨有理義之養心耳。但存此涵養意。久將自熟。敬以直內。是涵養意。蓋欲学者敬以自持而內自直。雖無礼樂銘戒之助可也。然以学者言之。則今之所無。固未易復。以人君言之。則亦何所欲而不可耶。誠能內主乎敬。而凡古人所以自警之具。如湯武之銘。筆之輸墨。設之屏幛。可也。使人諷誦入耳著心。可也。燕閒永日。毋深居中禁。而時御便朝。使儒臣環侍。迭陳規益。如衛武公之自警。可也。魯廟之器。做而為之。設于宥坐。以致滿盈之誡。可也。不寧惟是。宮庭宴樂。以古者獻酬之禮。而易今之舉觴命釂。以古者房中之樂。（如周南召南是也）

而代今之樂府歌辭惟所欲為孰曰不可內外交養動靜弗違而意不誠心不正者未之聞也

臣敢昧死以為

聖明之獻

大學衍義卷之三十 終